

# 人生中最舒服的 一次沐浴

The Most Comfortable Bath in His Life

■ 文 | 柯智閔 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護理師



準備考大學那一年，臺灣發生八仙塵爆的重大意外事件，透過一則又一則的新聞，我發現了「護理」這個職業，我就跑到圖書館借閱書籍並瀏覽護理系的資訊。在選擇科系的過程中，發現慈濟大愛臺的紀錄片節目〈穿梭在病房間的愛〉，介紹各種不同領域的護理師工作，讓我對護理產生興趣。原本高中念文組想當英文老師的我，在考慮興趣及自己的能力之後，就決定把護理學系當成第一志願，也如願就讀慈濟大學護理學系。

大學四年，學校在護理知識上的教學，加上有特色的標準化病人評估、跨團隊專業學習課程，培養我們成為人文與專業兼具的護理人，系上也有國際交流機會，透過至泰國清邁大學護理系學生交換和交流，增加我的護理國際觀；在學校所安排的實習過程，也看到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護理專業。實習期間，幸運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，看到學姊們在照護末期病人的專業評估和溫馨的互動，特別是在出院準備上及居家安寧護理師的銜接，居家、共照、病房

三方一起協力完成病人最佳照護，圓滿病人心願，所以在那時就毅然決然想在畢業後加入心蓮。

從慈大護理學系畢業後來心蓮病房工作已三年，讓我看見許多溫馨的故事，很感恩自己能參與不同病人的人生旅程，有人說安寧護理師是天國的助產師，透過團隊共同照護、心理靈性介入，協助病人及家屬預備人生最後一哩路。到現在，我最記得的是陪伴栖栖阿公的片段。



明亮的浴室、挑高的天花板，並且印著綠意盎然森林的照片，頭頂正上方有溫暖烤燈舒服地對著栖栖阿公的身體照著，播放著鳳飛飛的歌曲——「送你一份愛的禮物，我祝你幸福……」我特別喜歡在為病人沐浴時，播放鳳飛飛的歌，雖然我不是很認識這位女歌星，但我的病人幾乎都認識她，透過歌曲，拉近我和病人的距離，病人常常告訴我覺得聽到老歌格外親切，也讓流動在按摩浴缸中的溫熱水，增強了浴室中的音響環繞效果。

我的好同事護佐阿瑄赤著雙腳，撩起潔白的護士服褲腳，穿著防水隔離衣服，和我一起幫忙栖栖阿公將牛奶香味的沐浴乳塗抹在他圓滾滾的身上，溫水澆淋在阿公身上，用清水洗去沐浴乳泡泡後，我和阿瑄合力將栖栖阿公移動到按摩浴缸，阿公滿臉燦爛的說道：「這是我人生中洗過最舒服的澡！」、「我給你們小費！」

我和阿瑄帶著成就感笑著回應：「謝謝阿公稱讚我們，我們只收一百元微笑，那下次要指定我們嗎？」看著栖栖阿公享受的神情、阿瑄那雙溼答答的腳，我發現我們正在完成一件「微小卻又意義非凡」的事。三天後，我休假回來上班，準備要再幫栖栖阿公洗一次澡，但他的名字已經消失在電子白板上，阿公在我為他沐浴後的某天半夜，在睡夢中往生，原來那天，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相處。

栖栖阿公罹患慢性腎臟病，因為呼吸喘住進加護病房接受了氣管插管、洗腎，住院好一陣子，病情未獲好轉，病人及家屬有共識，希望減少侵入性的治療，接受安寧緩和照護，所以來到心蓮病房。阿公的身形魁梧但四肢水腫，也因為腎臟功能不佳、說話偶而文不對題且容易疲倦，意識清醒的時候並不多，一旦清醒，可能像鸚鵡學話般複誦護理人員的話，特別對於自己名字有反應；令我們頭痛的是，常常會拉扯身上的鼻胃管，將管子拉出來後，又喃喃自語：「我的管子跑出來了。」讓我們又好氣又好笑。



我照顧他的那幾天夜班，一旦我將其他病人的工作事項完成，就會把工作車推到阿公床旁，搬張高腳椅子，坐在他正對面，一邊打護理紀錄一邊密切關注他的一舉一動，如此就不需要怕他拔管而約束他的手。栖栖阿公會和我簡短一來一往的聊天，雖然內容常常沒有意義，但他卻好像不能沒有我的陪伴，常常一覺醒來，沒見到旁邊有人，就會開始製造聲音吸引人注意。

當我在栖栖阿公離開後的隔天上班，因為不再聽見他的呼喚而感到失落，我想這應該就是在大學加冠宣誓時「尊重生命、視病如親」的感受吧！

現階段對於末期病人常見的生理症狀、評估與照護愈來愈上手，並且想持續精進心理和靈性層面的照護技巧，期待自己能一直是位專業又有溫度的護理師。☺